

艺苑杂谈

在博物馆里，唱『小而美』的戏

张未末

近几年，湖南文博演艺蓬勃兴起。博物馆不再只是“放古董的盒子”，戏曲不再守着“第四堵墙”，它们开始互相渗透、彼此赋能。

湖南省博物馆与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推出《一念·辛追梦》，马王堆文物遇上京剧唱腔，一票难求；长沙博物馆联手歌舞剧院打造《寻长沙》，观众在沉浸式风物幻境中穿行三千年；湖南省演艺集团把《西汉有戏·辛追的家宴》从大剧场搬进东茅街茶馆，观众“落座即入宴”；岳阳楼博物馆将“忧乐文化”化为行进式诗境剧场《今上岳阳楼》；湖南省昆剧团《湘遇·湘昆》“老戏新唱”，70%的观众是年轻人。

与此同时，湖南传统戏曲也在国家级平台上迎来历史性突破：京剧《皿方罍》登上2025年新年戏曲晚会，花鼓戏《蔡坤山耕田》亮相2026年同一盛会，湘剧《拜月记》首登央视春晚。

“博物馆+小剧场”的在地实践，与“传统戏曲+国家级平台”相互呼应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。

好戏连台的背后

文博演艺的勃兴，首先得益于制度设计。2025年12月，湖南省委、省政府印发《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提出“跻身国家文旅融合发展第一方阵”目标，“支持长沙打造100个特色演艺新空间”，使“博物馆+演艺”从自发探索上升为有组织实践。

博物馆“省市联动”体系改革构建了四级文物惠民新格局。衡阳博物馆国庆接待游客11.36万人次，增长5.4倍；岳阳博物馆日均客流增长7.6倍。人气提升为文博演艺提供了流量入口和展示场景。此外，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让文博演艺为传统戏曲开辟了新路径。

这些政策组合拳，打出了一片新天地。

年轻人为什么买单

政策很好，有人买单吗？数据表明，年轻人不仅买单，还很热情。

文博演艺是文化消费升级的产物。体验经济的转向，使得传统“走景点、逛展馆”模式已难满足需



《一念·辛追梦》剧照。

荧屏看点

没有神话，只有生活

刘国信

最近，电视剧《爱情没有神话》在央视播出。该剧改编自亦舒的经典小说《独身女人》，以出版行业为叙事背景，围绕都市男女的情感抉择、职场打拼与自我就发展展开叙事。它跳出传统都市情感剧的固定套路，以克制写实的镜头语言，细腻温润的叙事节奏，鲜活的人物塑造与真挚的现实表达，解读新时代婚恋观与人生百态。

当下多数都市情感剧追求浪漫滤镜，强调戏剧冲突，但《爱情没有神话》尽量还原普通人的都市生活与情感境遇。全剧以资深出版编辑林展翹的人生轨迹为主线，串联起事业发展、爱情、友情、家庭等多重生活化命题，展现了当代都市人的生存现状与精神世界。

剧中的林展翹是业内知名的标杆性人物，行事果敢干练、专业能力突出。她凭借自身努力站稳行业头部位置，被业内称作“林英慈”。但强势利落的职场外壳之下，原生家庭带来的内心敏感与不安，让她习惯性筑起心墙，在亲密关系中谨慎防备。

该剧的故事围绕她与天才作家何韩的情感羁绊徐徐展开，两人曾是并肩追梦的事业战友与灵魂伴侣，携手打造经典IP，却因年少青涩、亲密关系认知偏差遗憾分开。此后，林展翹历经职场危机、同行竞争、信任崩塌等多重考验，在一次次挫折与反思中，直面自身性格短板与原生家庭的成长烙印，逐步探寻自我与他人、自我与生活的相处边界。

全剧在创作过程中没有刻意制造矛盾和贩卖情感焦虑，只是客观呈现当代成年人在独立与依恋、骄傲与脆弱、真实状态，细腻捕捉人际关系中的真诚沟通、双向包容与彼此成长，让观众能在剧情中看见自己。

人物的立体鲜活，是《爱情没有神话》的一大亮点。该剧摒弃脸谱化、标签化的人设塑造，剧中没有完美无缺的主角，也没有非黑即白的配角，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棱角和人生困境，真实还原了普通人的生活。

主创团队深耕角色内核，演员以扎实细腻的表演，赋予人物饱满的生命力。在叙事结局的处理上，该剧也摒弃了童话式的收尾，而是以冷静温柔的写实笔触，完成了人物的成长闭环。林展翹在历经得失与考验后，放下执念，接纳自我，最终寻得内心的平和与秩序，诠释出当代女性向阳成长的美好特质。

与此同时，剧组在场景搭建、服化造型上精益求精，上海老弄堂、写字楼、书店、咖啡馆等场景极具地域特色与生活气息，人物造型贴合角色身份与性格特质，全方位营造出沉浸式的都市生活氛围，让故事更具代入感与真实感。

《爱情没有神话》打破大众对完美爱情的固有幻想，坦诚直面当代人成长路上的普遍困境，每个人都带着过往的伤痕，在亲密关系中摸索前行，不断成长。



《今上岳阳楼》演出现场。

求，游客希望进入历史、体验文化。另一方面，年轻一代的文化在场，是当下受众的核心画像。2026年春节长沙小剧场演出780余场，观演32.69万人次，票房2534万元，带动全域旅游消费超1.2亿元，其中35岁以下观众超七成，占全域文旅消费40%~48%。

为什么年轻人愿意花钱“入戏”？他们更在乎身份认同，也就是在地文化的归属感。一张在辛追家宴上的合影，比一张博物馆门票更能引发朋友圈互动。在这一点上，《西汉有戏》重构“有缺憾、懂生活”的辛追，《今上岳阳楼》让游客“手持书卷化身读者”就很好契合了年轻人心理。你不是在看历史，你就是历史的一部分。

更大的背景是“新大众文艺”的崛起。文化权利在拓展，文博小剧场的亲民票价让观演人人可及，使高雅走向大众；文化表达日常化，专业文博知识的“去仪式化”，降低了观众的认知门槛，文化从殿堂回归人间；文化认同在地性建构，文博演艺题材取自湖南本土的马王堆、岳阳楼、湘昆等，以在地性获独特性，用年轻人听得懂、看得爽、玩得嗨的方式实现了湖湘文化传播。

“小而美”的答案

演艺行业长期有个魔咒：“大演大赔，小演小赔”。如何破解？湖南给出的答案是“小而美”。

湖南省演艺集团推出“聚力计划”，小成本孵化“小而美”项目。以《西汉有戏》为例，它从湖南大剧院演到非遗馆、茶馆、常德河街，实现“一剧多版助力一剧多效”。2025年上演17场，场场反响热烈。轻资产、快迭代、多场景模式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路径。

空间上的创新也在进行。湖南省博物馆与湖南烈士公园“馆园融合”，打破物理壁垒，该博物馆出

口新增“潇湘红韵”演艺厅，游客参观后直接转入演艺空间，创造集教育、休闲、演艺、社交于一体的复合空间，丰富了“项目探索”走向“空间生产”的想象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从门票经济到体验经济，文博演艺带来的乘数效应，正在重构消费场景。像《寻长沙》门票仅60元，但连带消费远超票价。据测算，长沙小剧场每1元门票撬动周边约5元综合消费；《今上岳阳楼》常态化演出超500场，带动景区夜间消费占比提升20%；郴州《湘遇·湘昆》串联“夜食、夜游、夜娱”；株洲《国彩醴陵》带动所在片区接待游客超56万人次；“马王堆汉方烧烤”套餐更是把“君幸食”玩出了新花样。文博演艺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产品，而是一个强大的文化引擎。

从“爆款”到“生态”

当然，文博演艺同样面临着挑战。

首先是内容同质化。大家过度依赖马王堆等少数IP。其次是文化与娱乐如何平衡？过度娱乐稀释文化内涵，过度文化又失娱乐市场。文博与运营结合的复合型人才短缺，人才培养周期长。可持续商业模式从“试点成功”到“规模化复制”仍有距离。

展望未来，文博演艺要谋求发展，既需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聚，形成博物馆、剧场、景区、街区互联互通生态系统。也需从在地实践到品牌输出，打造更多如《新刘海砍樵》等爆款产品；还需从演艺项目到文化生态，以博物馆为源泉、剧场为平台、景区为空间、社区为场景、数字技术为纽带，实现“文化+科技+旅游”的深度融合。

文博演艺勃兴，是政策、需求、市场、戏剧转型与时代精神多重力量交汇的产物。最好的传承，是把文化种在生活里。

一方水土



《百年煤矿安源情》

李艳萍

南正街的四方

唐柏林 作

南正街是江西萍乡市最老的一条街。八百八十米长，从东门桥一直蜿蜒到禹门，临着萍水河，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。唐柏林的四方美术创意中心就在南正街六号楼。推开那扇木门，里头别有洞天——挂满了画，摆满了剪纸，空气里是颜料和宣纸混合的气味。唐柏林是湖南东安人，1993年到萍乡，一晃就是三十多年。有人问他为什么留在这座赣西小城，他带着淡淡的湘音回答：“这里有味道的。”

他在南正街办画室九年，后来南正街重建，他搬走过一阵，又搬回来了。问他为什么，他只说喜欢这儿的市井气。懂的人知道，一个画家对一个地方的眷恋，往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词里——市井气、烟火味、人情冷暖。

他是画油画的。萍乡的人知道他，多半是从那些画里。南正街拆迁那年，拆迁队从东门桥开始动工，唐柏林扛着画架就去了。他在画布上一笔一画地描，画那些临河的老房子，屋檐黑黢黢的，墙壁斑驳，窗台上还晾着衣服。那是老街最后的模样。画完了南正街，他又去画吉星街，挑了一排最破旧的老屋——二楼塌了顶，一楼还住着人。有人问他这有什么好画的，他说：“正是这份破旧、零乱，才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。”

后来他画《百年煤矿安源情》，画《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》，画那些下到矿井深处的矿工。他去安源写生，跟着老矿工下井，巷道又黑又窄，头顶滴水，脚下是煤渣。矿工们的脸被煤灰染得乌黑，只有眼睛亮着。他把这些画下来，一笔一笔地，像是要把这座城市的骨头也描述进画里。萍乡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，地下有挖了一百多年的矿道，地面上有几位矿工的悲欢。唐柏林是湖南人，可他比许多本地人更懂得去凝视这些，那是一种外人眼里才有的敏锐，也是日久生情之后才有的深沉。

除了油画，他还做剪纸。说起来，这事也透着一种缘

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他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吕胜中的《中国剪纸》，书中专门提到萍乡剪纸，说这里曾有段承秀、舒政坤等一批手艺高超的剪纸艺人。唐柏林动了心思，开始到萍乡乡下寻访。走村串巷，找那些老艺人，看他们怎么下剪子，怎么折纸，怎么把一张红纸变成花鸟虫鱼、变成神话人物。他找到湘东的段承秀老人时，老人已经年迈，但拿起剪刀，手还是稳的，纸屑纷纷落下，一只蝴蝶就活了。

“剪纸的根，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。”唐柏林说这话时，手里捏着一张红纸，剪刀走得很慢。他已经在萍乡学院教了快三十年剪纸，带了一批又一批学生，成立了萍乡剪纸艺术创作中心。去年，他和学生们合作了一幅十二米长的剪纸长卷《五十六个民族一家亲》，送到四川成都参加全国展览。我问他这作品的特色是什么，他说：“研究了每个民族的服饰、习俗、生活环境，光画稿就画了三个多月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但最要紧的，还是剪刀下的功夫——那是萍乡老艺人传下来的技法。”

前些日子，唐柏林去了摩洛哥，用一把剪刀剪出摩洛哥的国花康乃馨，纹路里藏着中式古建筑的飞檐。外国观众看得屏息，说这是纸上的丝绸。可唐柏林回来跟我说，他最高兴的是女儿唐潇然在南正街的工作室里，带着“00后”的孩子们剪蝴蝶、剪神兽，把老手艺剪出了新花样。

四方美术创意中心里，常年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儿，学画的孩子、写诗的老人、来交流的外地艺术家。唐柏林在这里办美术馆，免费开放，办图像展，办公益剪纸课堂。三十多个市民每周来学剪纸，都是免费的。这地方像一个磁场，把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文艺气息聚拢起来，再扩散出去。

天色将暮，南正街的灯笼亮起来了，对岸的高楼灯火通明。唐柏林站在门口送我，身后是满墙的画和剪纸，红纸黑墨，油彩生辉。

影视观察

群星，曾经是一个个具体的人

宋春艳

走出影院时，夜色正浓。身旁的小女儿轻轻哼起歌儿：“我愿追随你万里星光，愿岁月山河无恙照亮梦想……”我抬起头，看见头顶深邃的夜空，忽然热泪盈眶。刚才银幕上《群星闪耀时》中三代航天人的命运还历历在目、萦绕眼前。

沉默的公式，最长的情书

在郑同舟的记忆里，父亲就是个模糊的背影。他总是在书房的草稿纸中埋头演算。他不知道父亲在算什么，更不知道那些数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。他甚至可能抱怨过——别人的爸爸陪孩子踢球，他的爸爸只陪着一地的稿纸。

郑同舟被困太空，燃料即将耗尽的那一刻，那些被忽略的公式突然从他记忆深处浮上来。他才明白，父亲从来没有放弃过。那个发现数据错误、本可以上报却选择独自承担的人，用了整整余生，为儿子重新计算一条回家的路。

这可能是“父爱如山”最硬核的表达方式。这种爱，不讲效率，不求回报，甚至连被理解都不奢望。它就像1970年那一场算盘大会战——全国各地的会计、数学老师被紧急召集，6000多把算盘同时打响，为的就是计算出几十年后一条太空逃逸路线的数据。那些打算盘的人，和这位父亲一样，把整个人生投进一个可能看不到结果的事业里，只有一个朴素到不可思议的共识：咱们得把人救回来。

电影以温柔的一笔收束全篇。郑同舟的女儿，那个曾经埋怨父亲不回家的女孩，最终考大学时坚定地选择了天体物理专业。爷爷用余生算了一条路，爸爸沿着这条路飞向了太空，女孩要接着算下去。三代人，一条抛物线。

为什么过去能够拯救未来

我们看了太多未来拯救过去的故事。穿越剧里，现代人回到古代改变历史；科幻片里，未来人降临当下发出警告。我们习惯性地相信：越往后越先进，所以应该是未来拯救过去。

但《群星闪耀时》反过来了。1970年的中国人，用算盘计算出逃逸路线的原始数据。虽然由于建立的模型不对而没有匹配成功，但正是这个错误，促使父亲用余生完成修正。而这一模型在2035年太空绝境中被儿子破译，最终实现了过去拯救未来，完成了父亲的心愿。

这不是简单的剧情反转。它戳破了一个我们不好意思承认的偏见：我们都觉得今天的技术比昨天强，所以今天的思考也比昨天深邃，但电影说，不是这样的。

1970年用什么来算？没有超级计算机，没有云计算，没有AI、算法、大模型，但他们有6000多把算盘，有全国各地连夜赶来的会计和数学老师们，有一个众志成城的决心。这场人力计算机大会战，放在今天看几乎是“土办法”的极致——可它就是做成了。跨越65年，那些靠一颗颗算珠拨出来的原始数据，接入经过父亲修正的模型中，依然精确有效。

这给我们的记一笔问棍。计算成本从未像今天如此便捷，也从未如此廉价。我们习惯了向大模型提问，习惯了被大数据投喂。当AI几秒钟就能生成一份报告时，我们还需要自己思考吗？1970年传来的回答是：需要。因为工具可以迭代，但“认真”这个词，没有升级版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证明了一件事——当人心往一处想的时候，算盘也能干过计算机。

星星那么远，为什么还要去看

郑同舟说，他一直想看看浩瀚的宇宙和璀璨的星空，想感受时间变慢。

最后他看到了，也感受到了。当他把父亲用余生算出的那条生路留给同伴，自己飘向漩涡深处时，脸上是带着笑的。

这就是电影给出的答案：有些事，不是因为有用才去做。这听起来很不理智。但人类很多伟大的事，都是不理智的人做出来的。爬雪山、潜深海、飞向太空——从生存角度讲，这些事纯属多余。但正是这种“多余”的冲动，让人区别于动物。计算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去，但“为什么去”这个问题，计算回答不了。就像父亲发现数据错误之后，他本可以停下来——集体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没人会责怪他。但他继续算了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对的人，不会让错的东西留在那里。

电影里有一幕很有意思。1970年的办公室里，赵吉虎用饭盒模拟漩涡，用杯子模拟飞船，用盐模拟人造卫星“东方红”发出的短波信号，通过简单搭建的模型，向领导解释2035年的航天员为什么能向65年前的他们求助。他的工具粗糙简陋，但当他解释完，全场安静，然后是掌声。

让未来更未来

当然，《群星闪耀时》并非毫无遗憾。最大的遗憾来自2035年的太空场景。站在2026年的观众，看到多年后的载人飞船内部和如今的空间站并没有本质区别，少了更令人心跳加速的想象。

叙事层面也有让人惋惜的地方。宇航员返回地球途中掉进太空漩涡，事发突然，但整部影片没有展现任何事先的预警方案。戏剧冲突是加强了，但那种航天人特有的周全和冗余思维，影片刻画得多少打了折扣。

当然，这些遗憾并不妨碍影片最核心的力量。6000多把算盘打响的那个夜晚，一个父亲发现错误后独自修正的30年，已经足够让人热泪盈眶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那条逃逸路线不是用公式算出来的，而是用心。

群星为什么闪耀？不是因为它们足够亮，不是因为它们挂得足够高，而是因为每一颗星，都曾经是一个个具体的人。



《群星闪耀时》海报。